

母亲有几件旧舞裙,少女时代的我常常拿来办家家。先穿上发硬泛黄的白纱衬裙,再套上一件石榴红或天空蓝的碎花裙,于镜前左顾右盼,得意地转起一圈圈裙花。

母亲大学时就读于女子教会学校,老师们让学生学习交谊舞。她们在活动大厅里一字排开,学女步也学男步,因为交谊舞是双人舞。母亲最爱的是华尔兹。它的前进后退,它的旋转升降,都是那么优美,如果跳得好,就让人腾云驾雾做起梦来。

母亲的华尔兹

章缘

母亲后来移居美国,退休后,附近的老年中心便成了最常去的地方,那里有舞蹈班,教国际标准舞。住在附近的姐姐总是陪母亲去上课,我每年从上海返美,也会去插花数次。上课前,母亲穿上姐姐为她缝制的舞衣,描画黛眉,涂上最爱的唇膏,搭配合适的垂坠耳环,镜里映出苗条娇小的身影。

我们在老人中心前台买票,进到教室换鞋,叽叽喳喳笑声不断。母亲跟舞友们打趣,举止活泼轻盈,完全看不出年龄。舞蹈课程后是舞会,各种舞曲轮番播放,学生老师一堂,温故知新。我和姐姐认真学习舞步,在那些退休男士们不甚娴熟的引带下,尽量保持自己的仪态,不要踩错舞步,不要被踩。母亲并不关心老师教什么,她心里自有一套娴熟的舞序,笑容满面在舞池上滑行,拉着她舞的是多年的舞伴史丹利。

史丹利是白种人,单身,头发灰白,腆着个大肚子,好脾气的笑容。当母亲初次介绍他时,他彬彬有礼跟我招呼,课后舞会时邀我跳了一支。史丹利的引带用力过猛,但他庞大的身躯给人安全感。母亲跟他站在一起时,有如小鸟依人。

有一年我去探望母亲时,发现她跟姐姐简直跳疯了,不但去老人中心,还去舞蹈房,一个礼拜跳好几天。我们造访不同的舞场,晶亮的眼神,咯咯的笑声,摆动的腰肢和弹跳的双腿,一刻也停不下来,不想停。舞蹈麻醉了我和姐姐,让我们暂时忘记母亲已被确诊老年失智。

姐姐再三交代我保守秘密。她担心一旦大家知道母亲生病,母亲恐怕不能再如常地上跳舞课了。母亲还没忘记舞步,只要史丹利对她伸出手,她便把手放进他的大手掌,让圆裙转出花来。这令我们感到安慰,安慰的底下密生着忧虑的倒刺。

舞友们好意提醒我们,母亲越来越健忘了;史丹利也一再提及,母亲总不肯学习新舞步。终于有一天,史丹利消失了,他胖胖如圣诞老人的身躯,再也没有出现在教室。

史丹利的不告而别,让母亲耿耿于怀。我们试图为他的失踪找理由,哄着她。当音乐响起时,握起她手的是姐姐,是我,我们带着她跳。她忘记了很多事,无法计数,无法读书写字,但是竟然还能跳舞。她的身体柔软依旧,七十多岁能并脚两手一触到她。只要音乐响起,只要我们带头腰肢轻摆,她一定欣然加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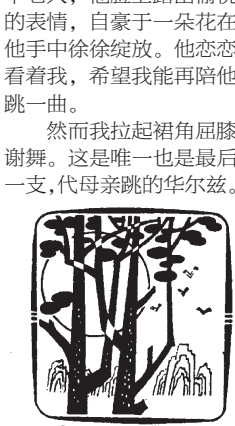
母亲跳得最好的还是华尔兹。她跳男步,带着我转圈。娇小的她,这些年来缩得更小了,她踮起脚尖把手尽量举高,我弯腰从她臂下转出去。她微笑,注视着我的眼睛,这音乐和舞步满载美好的回忆,即使回忆已经模糊,但那悸动依稀仿佛,母亲动情地对我说:I love you,我亲吻她发皱的额头。

然后,那一刻毕竟还是到来。我拉着母亲要跳舞,她不理解,我晃动她的手臂,她没反应,最后我只能把她抱在怀里,随着音乐轻轻摇晃,像在摇篮里。

母亲去世前一年,我在舞蹈房最后一次见到史丹利。他跟一个女伴坐在一起,我过去打招呼:记得我吗?我是某某的女儿。我的激动令自己吃惊。史丹利也老了,反应有点慢,他面无表情对我点了点头。

舞蹈课开始了,是美式华尔兹。几轮下来,史丹利换到我面前,伸出他的手。我已经习舞多年,加上遗传自母亲的舞感和乐感,在史丹利的引带下,我优雅地升降、摇曳,舞出裙花,那翩翩之态似乎触到了这个老人,他脸上露出愉悦的表情,自豪于一朵在他手中徐徐绽放。他恋恋看着我,希望我能再陪他跳一曲。

然而我拉起裙角屈膝谢舞。这是唯一也是最后一支,代母亲跳的华尔兹。



夜光杯

近日,周云芳女士《淮国旧与我的百花搪瓷锅》一文在新民晚报上刊出,引发众多共鸣热议。我感到有点意外:“淮国旧”的话题,早已老生常谈了,记得马尚龙先生就写过很长一篇回忆文章,颇有将之“赶尽杀绝”的味道。读者竟然还乐此不疲,证明“怀旧”的力量依然十分厉害。

事实上,上个世纪中期,上海还有过一家与“淮国旧”及南京东路(近福建中路)的“协群调剂商店”三足鼎立的旧货商店——“南国旧”,其标准称谓,我记不得了,套用周女士的说法,似乎应该作“国营南京西路旧货商店”吧。

也许是我孤陋寡闻,“南国旧”至今少有人提起,此冷彼热,实在令人遗憾。须知当年的“南国旧”,可是上海滩最大的旧货商店哦!

和“淮国旧”一样,“南国旧”如今也不存在了。“淮国旧”所在的建筑物拆



二月兰,像个花朵们运动场上的健将运动员,从二月一直开到了四月底,还在灿烂地开放着。

杏花桃花,连翘梨花丁香花,一一都凋谢了,可是,二月兰还在开着。现在,它又陪伴着山楂花、金银花、月季花,一路前行。

二月兰,又叫诸葛菜。我知道诸葛菜,并不知道它叫二月兰。植物、动物的知识很丰富。有时候,我们还会因为植物的名字而争论,甚至争吵。比如说,这个说,它叫二月兰,另一个说,不对,它叫诸葛菜。面红耳赤。得知它们是一种植物的两个名字之后,大家握手言欢,开心一笑。这种事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,并不鲜见。

二月兰的兰字,让我敬畏。我以为,二月兰是兰花,兰花很娇贵,非常难养。我养了一株,数年都不开花,一气之下,当作野草扔掉了。从此,我对一切的兰花都敬而远之。其实,二月兰属于十字花科,而非兰科,名字容易误导我们。

二月兰的花朵分紫色、淡红色、白色三种。花茎及叶子,与油菜有几分相似,但二月兰要纤细得多。这种植物,貌似娇嫩,实则生命力极强。它对生长的环境需求不太高,阴面阳面,干旱和湿地,都能成活。但是叶子和花朵的繁茂或者瘦弱,以及它的高低,可以辨别出它的生长环境。

我喜欢紫色的二月兰,尤其是成片

“南国旧”,曾记否

西坡

了,而“南国旧”所在的建筑物则被做了不伦不类的翻建,面目全非。它在什么地方呢?就在上海电视台(南京西路大门)斜对面。

说来话长,“南国旧”所在的区域——东到成都北路,西到石门路,南到吴江路,北到凤阳路,从前都属于李鸿章家族、盛宣怀家族、邵友濂家族的产权。

李鸿章、盛宣怀,不必多啰嗦了;邵友濂,便是坊间哄传的“上海道台”(俗称“上海市长”),其实不确,应为“苏松太道道台”。

“南国旧”一带,旧时叫斜桥。石门路原先是一条河,叫东芦浦,斜桥因河而建,地块因桥而名。

斜桥的名称有些土气,但当年周边聚集着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三大家族,有“斜桥盛府”、“斜桥李府”、“斜桥邵府”之称。怪了,三大家族怎么会不约而同地“逐‘斜’而居”呢?原来,他们之间有着姻亲关系——邵友濂的大儿子娶了李鸿章的侄女,小

的时候,远看,就像一片紫色的海洋。微风一吹,小小的花瓣们抖动着,像是振翅欲飞的小蝴蝶。真是赏心悦目。

二月兰的叶和种子,都可以食用,但我没有尝试过。我不喜欢以食用的目的来养花草,我喜欢观赏。

二月兰

安武林

于成功了,移植了一小片。清一色,全是紫色的。我喜欢二月兰,大概是因为它的野性吧。无论人工如何种植,但人工的痕迹不明显,不管如何,它都是野生的,生机勃勃,怡然自得。

四月底,二月兰虽然还在开放,但凋落的气息开始显露。花瓣儿少了,比火柴棒还要细的豆荚七仰八叉地支楞起来了。很奇怪,别的花儿凋谢的时候,总有点伤感的味道,但是二月兰的花朵凋谢却没有这种感觉。那些向四面八方伸展的豆荚,倒像二月兰结实的小胳膊,挥舞着,它似乎在快乐地向我说:“明年见哦!”

二月兰,真像是紫色的潮水,从二月一直奔涌到了四月,很快,它又要向五月奔去。远远地,我似乎听到了它的喘息声,犹如在海边聆听漫上海滩的海浪一样。

五月,我该要采集二月兰的种子了吧?



77街 (中国画) 李知弥

那么,这幢大楼房子是谁造的呢?原来的产权属于谁?什么人住在里头?可惜我无从知晓。

邵海美只说过自己住在“同和里”,那他为什么从来没有提到过“南国旧”大楼?我推测,在邵海美搬离“同和里”时,也许它还没造起来,或者它与邵家没有什么关系吧。

很多年前,我与邵家的后人、著名集邮家邵林先生一起到已改为“上海集邮公司”的原“南国旧”开会,我跟他说:“我从小就到这幢房子里白相了。”他沉默了一下,说:“哦,这幢房子,是我家的。”

“我家的”,那就是邵家的喽。查上海福利营业股份有限公司从1937年开始绘制的地图可知,“南国旧”原址上标着“商务书馆”字样。它与商务印书馆究竟是什么关系呢?我查到的资料显示,商务印书馆在1932年“一·二八”战火中被炸毁,曾经租借了这幢大楼用作制版印刷厂。

后来我又找到一张旧照片,经过比对,基本可以断定,照片里的建筑物就是“南国旧”曾经入驻的物

业,不过那时这里是一家

业,不过那时这里是一家

夏阳

王养浩

谁言春归去,春在花海外。蛇紫嫣红不胜数,倩女花丛驻。欲留春意长驻,笑指廊亭,茉莉花诉。

莫回首,烟雨罩芳洲。春风无力叹尽头,夏阳今朝上湖柳,翠莲掩兰舟。

三 记否草亭聚首,满天星斗,遍地虫歌。缘有春梦,勤于夏收,何惧秋寒,何惧雪稠。青春似火舞长袖,壮志凌云入卷首。千山描秀,万水竞流,煌煌九州,放眼锦绣。

少。于是果断下单。第二天送货、安装。遥控板的开关钮一按,画面立马呈现,睽眼落睛。完美!

突然想到,家里小房间那台空调,去年就坏了,因为没有使用的迫切性,但毕竟挂在墙上成了摆设。修理一下?得了吧!何不趁这次商家搞活动一并换掉。哎,家里的热水器,前一阵天冷,时常跳不起来,或者跳起来停在12摄氏度,虽然随着天气转暖它好像又正常了一点,不过,已经用了十几年,万一洗澡洗到一半……想想就后怕。

好吧,这次不再犹豫,统统换新的!于是,我和家人再次走进了大卖场……

十日谈 称心遂意乐陶陶 责编:龚建星

夜光杯

疫情期间,对我辈来说,打发无聊时间的最好手段就是追剧。有一段时间,“奇异果”“电视猫”“酷喵”上没有什么可追的剧,我只好硬着头皮把既冗长又荒谬的《新世界》给看完了,真心佩服自己变得如此有耐心且有宽容心。倒霉的自然是那架65吋的电视机——从早上到半夜,它没一刻黑过屏,堪称“劳模”。

这样的生活节奏,在疫情当中也算是对家庭对社会的一种贡献吧。然而,正所谓,“你的快乐,是建立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之上的”,这个别人,不是某人,而是那架电视机!

不知怎的,前些天的一个深夜,追完剧,顺手将遥控板上的电源按钮一揆,电视机瞬间黑屏,接着洗漱休息,一宿做着春秋大梦。

次日一早,起床第一件事,照例拿起电视遥控板,一按开按钮,看见指示灯亮起,扭头就去启动惯常的生活程

序。哪知,回过头来准备一边早餐一边追剧,发现不对:电视机真的黑屏了!立刻再掀开关键,指示灯再次亮起,不过是一闪一闪的,而且由白变红,黑屏无改。难道坏了?心有不甘,就去把网络关掉、开启,不行;再将电源线拔掉、插上,还是不行。脑袋轰的一下子蒙了:剧追不成了!而且,即使叫人家上门检查修理,也不是召之即来的啊。

怎么办?没办法,还得走程序——打400电话,一顿“照语音操作”,想要的“人工服务”始终不成功。终于,第四次拨通了,把情况一谈,客服客气地把电话转到技术部门。那边一听我的陈述,马上告知:两个可能的原因导致电视机跳不起来,一是屏幕坏了,一是电源部分坏了。问:怎么办?答:换屏幕,3000元;换电源,800元。问:只想换电

源,放弃换屏幕,怎么操作?答:拿到维修部来。问:不想自己拆上拆下,搬上搬下,雇车运来,你们上门可以吗?答:行,上门费50元,检查费120元。

过了两天“不插电生活”,第三天,修理工上门,一搭脉,吐出一句我最不想听的话:屏幕坏了,要修的话还得自己运到修理部。哦,再提醒一下,换的屏,质保一年。一句“屏幕坏了”,就值170元?反过来说,没有这句话,你什么事都做不了。

客客气气把修理工送走的同时,其实一个决定已经生成:买个新的吧。

网上一查,正好有个大卖场在搞“五五”促销活动,赶去,挑中一台同样品牌同样尺寸同样款式的电视机,技术含量大大超过家里的那台,但价格比当初买的还便宜不少,比换屏又高不了多

两进大卖场

萧斐